



作者:冉云飞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鹭江出版社
 2015年1月出版

精彩评论

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

【内容简介】▷▷

《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一书，是作家冉云飞有关巴蜀历史研究的又一力作。书中主要以明末清初红苕入川为开端，以时间为线索，将看似渺小的个体事件一以贯之，倾力于揭示近代文明与蜀地之间的冲撞，并进一步以蜀地为缩影，反映中国的特殊历史境况。

本书大体分为三辑：即“风物”、“故物”、“人物”。其中，“风物”以山川河流，森林植被为引子，极尽展示

【作者简介】▷▷

冉云飞，生于重庆市酉阳乡下，1987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长居成都。著名青年学者、作家、杂文家。

四川的地理风貌，人文风情，穷“一方水土育一方人”之要义；“故物”则围绕巴蜀两地从古至今的关系沿革，突出四川的特殊地位，反映四川人“敢为天下先”的鲜明特性，以及蜀地在孕育近代思想文化方面可歌可泣的“自由因”；“人物”更选取隐没于蜀史之中，影响显著而又易为世所忽略之人其事。文中多借入蜀“游客”之视野与笔触，以窥近代中国情状之一斑。全文处处留情“故乡”，不仅添补

了四川史料研究的不足，同时也揭示了文人精神家园沦陷这一实质。本书叙事虽平实，情感却激荡；虽力图掩饰内心之扼腕叹息，却时刻流露出作者历久弥深的乡情，以及对时代之“不得已”的种种挣扎。

作者对故乡沦陷实质力透纸背的见地，异于文人单纯慨叹工业文明冷酷却农耕文明的质朴乡情，而更多着墨于地情国情，氤氲历史气息，落墨之处，尽显对家国历史的反思。

入选“2008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著有《沉疴：中国教育的危机与批判》、《尖锐的秋天：里尔克》、《庄子我

说》、《像唐诗一样生活》、《从历史的偏旁进入成都》、《通往比鲁帝国》等十数部书，现供职于某刊。

故乡情怀里的忧患之情

故乡情怀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浸入骨髓，铭刻在记忆里。风从故乡来，故乡的一草一木、山山水水时常映入梦中，无论身在何处，故乡总是内心最温暖的心灵归宿与精神家园。离开故乡越久越远，对故乡的思念之情越加深厚。

然而，正如四川作家冉云飞所说“没有故乡的人是不幸的，有故乡而又不幸遭遇人为的失去，这是一种双重的失去。”有些人已经回不去故乡了，故乡只能成为记忆深处最美好的印象。还有的人虽然有故乡，但是曾经的故乡已经变了模样，已经沦陷在所谓的现代文明中。对故乡的质朴乡情，对故土家园的忧患之情，字字句句，片片深情都浸入这本《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

本书分为三部分，以“风物”、

■ 张帮俊

“故物”、“人物”，极尽展示四川的地理风貌，人文风情，反映四川人“敢为天下先”的鲜明特性，选取隐没于蜀史之中，影响显著而又易为世人所忽略之人其事。冉云飞的故乡在巴蜀，半生浸淫巴蜀文化。因此，在他笔下，在他镜头下的巴蜀之地多姿多彩，魅力十足，这里有悠远的历史文化，有浸染岁月的名胜古迹，更有勤劳淳朴的乡人。

“山河不再，草木伤怀”、“成渝往事，几度乾坤”、“入蜀皆客，家国何堪”。说起家乡事、家乡人、家乡景，作者是如数家珍，激情洋溢。跟着他神游成都，在宽窄巷子里行走，在旧书摊前做个“淘书客”，在茶楼里品茶听雨，在各种美味小吃当个幸福的吃货，问道青城山、凭吊吊角楼。四川人的隐忍、敢为天下先的爱国情怀，

独特的巴蜀袍哥文化，成渝的互掐小史更令人忍俊不禁。

看着千年古镇因拆迁而沉没水中，那么多文化古迹自此永远消失，实在让人痛心疾首，扼腕叹息。房子可以重建，但是，文化积淀则很难重建。“为了过现代化的生活，而将先人的审美情趣、民族文化、古迹旧踪当作牺牲品做法实在是一种最大的伤害。”人为的改进与破坏，使故乡变得面目全非，连草木都伤怀。正是因为对故乡、对城市、对历史有着深厚的感情，才会受不了别人对它的伤害。

故乡的“沦陷”，已经不仅仅是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沦陷了，这更是生活方式、行为准则和生存价值的沦陷。如果，故乡也被沦陷了，那么，我们到哪里寻一片心灵净土来守望？



作者:格非
 译林出版社
 2014年8月出版

精彩书摘

雪隐鹭鸶

【内容简介】▷▷

《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首先将《金瓶梅》置于16世纪全球社会转型与文化变革的背景中详细考察，探索小说情节背后的社会史和思想史渊源；进而，46则优美隽永的“修辞例话”将全书关窍一一勾连，为读者剖析《金瓶梅》写作的精妙处。

格非对《金瓶梅》的解读延续了前辈学者“以诗证史”的努力，以小说观照时代，建立文学文本与“历史事实”间的复杂关联。修辞例话部分的细译深解，亦堪称文本精读的典范。

【作者简介】▷▷

格非，1964年出生，江苏丹徒人，当代著名作家、学者，清华大学教授。著有《迷舟》、《相遇》等中短篇小说四十余篇，《欲望的旗帜》、《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等长篇小说六部，以及《小说叙事研究》、《博尔赫斯的面孔》等论著和随笔集多部。

在《金瓶梅》众多人物的死亡谱系中，李瓶儿之死描述最详。自她得病至下葬，前后文字竟达十余回之多，尤以第六十二回叙写最为详尽。此回文字超长，叙事剧繁，面面俱到，就连后文核心人物西门庆与潘金莲之死，亦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小说中的各色人等，如亲人家眷、仆役小厮、地方官员、趁趣帮闲、妓家戏子、和尚道士和医家法师无不出场亮相。透过李瓶儿之死，作者不仅写出了各色人等对李瓶儿之死的态度，反过来也通过李瓶儿这个临终人之眼，来打量周遭的人情世态。在中国文学史上，用如此繁盛的篇幅，正面描述一个普通人的死亡，严格地说来，还是第一次。若要了解《金瓶梅》人情世界的亲疏深浅、德恨恩怨及种种世态炎凉，观此回文字足矣。

医家诊病，但为酬银，前文已有详述。王姑子来探望，关注的不是李瓶儿的生死，而是为了与薛姑子争夺从李瓶儿处骗得的印经钱。李瓶儿的大伯花大舅来探病，瓶儿只说了声“多有起劲”，就将脸别过一边。这倒不是说瓶儿对大伯有多大的仇恨。花大舅的到来，让她想起了花子虚。正是花子虚的强拉硬拽，才弄得李瓶儿在通往阴曹地府的路上飞奔向前。当然，花大舅也是第一个断定李瓶儿无望，并直接让西门庆为她

准备棺材的人。

冯妈妈本来是李瓶儿身边唯一可以依靠的旧人。自从西门庆看中王六儿之后，老冯开始对瓶儿日渐冷淡，成天在王六儿家厮混，把李瓶儿忘在了九霄云外。瓶儿将死，好不容易让人把她叫来了，老冯居然一味地要贫嘴。当李瓶儿在死前给了她四两银子、一件白绫袄、一条黄绫裙、一根银掠儿，让她日后做了个棺材本儿时，冯妈妈这才假惺惺地哭着说：“你老人家若有些好歹，（我）那里归着？”绣像本的批评者此时很不客气地批道：“王六儿家去。”可谓一语道破天机。

西门庆、吴月娘倒是时常来看她。一个居着官，公务繁忙，款接甚频；另一个管着这么一大家子，也不能朝夕相陪。西门庆眼看着李瓶儿临死，身边居然没有一个懂事且贴心的人，想了半天，他还终于想起一个人来。她就是李瓶儿的干女儿吴银儿。他向李瓶儿建议，将吴银儿接来家中陪她几天，可李瓶儿摇头拒绝了。前文写官哥死，吴银儿到家里打了个晃就走了。李瓶儿心里清楚，这个干女儿实在指望不上。事实上，在李瓶儿自病重至亡故的漫长日子里，吴银儿竟然没有来过一次。难怪张竹坡挖苦说：“娘死而女不知，方是干女。”

周周读

《阿尔萨斯的一年》 与女儿首次合作 申赋渔双视角看欧陆

2015年“中国最美图书”评选刚刚揭晓，申赋渔写作、朱赢椿设计的《匠人》获评2015年“中国最美图书”，这是继《不哭》首获此奖后，申赋渔和朱赢椿合作的书，第四次获得“中国最美图书”奖。2015年是作家申赋渔收获颇丰的一年，除了出版《匠人》，他和女儿申杭之首次合作出版的新书《阿尔萨斯的一年》也由重庆出版社出版。日前，《阿尔萨斯的一年》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举办，申赋渔和来自法国的嘉宾 Alexandre Dubos(杜波)，围绕新书《阿尔萨斯的一年》精彩对话，法国帅哥杜波流利的京腔普通话与申赋渔苏北口音的普通话不断碰撞出火花，向读者讲述中法文化的异同、交融、碰撞，描述了人们通常认知以外的真实的阿尔萨斯、法国，乃至欧洲大陆。

虽然已有多本图书获评过“中国最美图书”奖，在被问到最新出版的《阿尔萨斯的一年》与之前的几本有什么不同时，申赋渔毫不犹豫地把自已心中的“最美图书”给了《阿尔萨斯的一年》。申赋渔把《阿尔萨斯的一年》列为心中最美，更多是从内容的角度考虑：“我之前出的书，有些很沉重，有的很难读，有的很难过。只有这一本，是诗意的。也许是看别人的国家，没有那么多的切肤之痛。设计也是时尚的，图片也是美的。读起来，让人轻松愉快。这是我所有书里最美的一本书，无论是外观内容还是文字。”

《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 如果没有犹太人 就不可能有资本主义

在《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一书中，桑巴特首先论析了犹太人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关键角色。在他看来，“没有犹太人，资本主义也不可能出现”。犹太人在资本主义兴起中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犹太人大规模的迁移，是经济中心从南欧转移至北欧的关键；犹太人是殖民开拓的关键力量；犹太人是西方现代国家建立的关键力量；犹太人是西方现代早期金融体系的主要建立者和控制者；犹太人也是现代早期自由资本主义观念的主要倡导者和实践者。

桑巴特在书中努力揭示犹太人能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挥关键角色的主客观条件。

在主观方面，桑巴特在犹太宗教中发掘出了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要素。在他看来，犹太教更加符合韦伯所称的清教主义，塑造了犹太人的资本主义企业家精神。

如今的犹太人仍然是世界经济舞台上上一支引人注目的力量。历经两千年流散而获得新生的以色列，在恶劣的自然条件和安全环境下，仍然发展成一个举世瞩目的“创业国家”和“创新国度”。犹太人仍然在世界经济中处于创新事业的前沿，并在全球的金融、影视和高新技术产业中执掌“牛耳”。

《我坦言我亲历尽沧桑》 诺奖得主聂鲁达 亲笔写自传体回忆录

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巴勃罗·聂鲁达唯一的自传体回忆录《我坦言我亲历尽沧桑》近日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

聂鲁达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13岁开始发表诗作，19岁发表第一部诗集《黄昏》，20岁发表成名作《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自此登上智利诗坛，197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聂鲁达全部的人生经历、人生智慧，以及他对诗和文学艺术的领悟则集中凝聚在了他亲自撰写的唯一自传《我坦言我亲历尽沧桑》里。早期的爱情和大自然，后期的革命、抗争、对人民无限的爱，促成了他诗歌创作的源泉。聂鲁达通过他真诚的双眼自然地把一个个生活片段，随着他生命走过的踪迹，缓缓地铺陈延展开来，成就了他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在他将近70年的生命中，他写过的诗歌和他经历的事物都浸染了他深深的爱意。加西亚·马尔克斯也曾盛赞聂鲁达是20世纪所有语种中最伟大的诗人。

(本版稿件除署名外均据新华社)